

母難日

■ 消失的課文：余光中〈母難日〉

今生今世 (母難日三題之一)

我最忘情的哭聲有兩次／一次，在我生命的開始／一次，在你生命的告終／第一次，我不會記得，是聽你說的／第二次，妳不會曉得，我說也沒用／但兩次哭聲的中間啊／有無窮無盡的笑聲／一遍一遍又一遍／迴盪了整整三十年／妳都曉得，我都記得

矛盾世界 (母難日三題之二)

快樂的世界啊／當初我們見面／你迎我以微笑／而我答你以大哭／驚天，動地／悲哀的世界啊／最後我們分手／我送你以大哭／而你答我以無言／關天，閉地／矛盾的世界啊／不論初見或永別／我總是對妳以大哭／哭世界始於妳一笑／而幸福終於你閉目

天國地府 (母難日三題之三)

每年到母難日／總握著電話筒／很想撥一個電話／給久別的母親／只為了再聽一次／一次也好／催眠的磁性母音／但是她住的地方／不知是什麼號碼／何況她已經睡了／不能接我的電話／「這裡是長途臺／究竟你要／接哪一個國家？」／我該怎麼回答呢／天國，是什麼字頭／地府，有多少區號／那不耐的接線生／卡撻把線路切斷／留給我手裡一截／算是電線呢還是／若斷若連的臍帶／就算真的接通了／又能夠說些什麼／「這世界從妳走後／變得已不能指認／唯一不變的只有／對妳永久的感恩」

老師，我不喜歡我的媽媽。

家裡的電話又響了，媽媽又要開始說很久很久的電話。

她討厭我，你知道嗎？母愛這種東西，老師，你在國文課本裡教過好多次了，上學期就教了紙船印象、下雨天真好，我每次聽到，都不舒服。這兩課還放在一年級的同一冊裡面，我知道我知道，作家們有很棒的媽媽，對他們超有耐心，即使忙於家務，忙於農事，還是願意陪伴孩子，給孩子摺紙船，或是在雨聲下說一段故事。

老師，你愛你的媽媽嗎？這是不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，老師，我知道，即使我覺得媽媽不喜歡我，我也可以繼續愛著她。但我沒有，我好想離開她啊。但她不會停止折磨我的，尤其在她感受到我對她的恨意之後。

老師，你不要跟我說這些冠冕堂皇的話，跟聯絡簿裡寫的一樣，我都敢寫在札記上了，媽媽簽了名，她一定有看見，你寫的跟她說的一模一樣呀。媽媽為我付出很多，那不代表我必須肯定她的所有作為。

我有一天拿你釘在我們聯絡簿裡的成績單給她簽名，她對那張紙做了多少表演，你知道嗎？我想起王藍田食雞子那一課，她就是那樣的，先扯開，釘書針勾破聯絡簿，丟到地上，踩幾下，成績單變皺了，但沒有破，再撿回來，用力扯破。

她就這樣一直看著我，作著這些動作，微笑著，盯著我看。

她要我哭啊，我知道，我也真的哭了。

我還要一張一張撿起來，無比珍重地，不能遺漏任何一個碎片，不知道的人，還以為我在搜集什麼媽媽灑下來的寶物呢。我低著頭，彷彿聽見媽媽笑出聲的氣音。但是我要交回去啊，要把碎片黏好，不然又會被老師你罵啊，當眾地罵，我沒辦法再承受這些表演式的惡意了。我撿好後回到房間修補，花了一整晚，作業都沒有寫啊，還偷偷把家長簽名簽了，簽的時候一直小心，回頭看門，千萬不要被媽媽看見了。

老師你有發現嗎？你那一天把我叫我去問，拿著那一張被班長收過去的成績單，問我為什麼破成這樣，我說是被我的書包裡的書壓破的，你相信了嗎？你知道我的書包很亂，所以你相信了吧？你根本沒發現那上面的簽名是我模仿的字跡。

她要我做的事，我很難不一一做到。那是余光中寫的句子啊，「妳不會曉得，我說也沒用 但兩次哭聲的中間啊 有無窮無盡的笑聲 一遍一遍又一遍 迴盪了整整三十年 妳都曉得，我都記得」。他是真的在說他跟他媽媽相處的快樂嗎？或許他跟我一樣，或許他被他的媽媽笑了三十年？我如果也要被笑三十年，我要怎麼忍受下去呢？

老師，你不要說這不是詩的本意，哪有一首詩，只能照著課本上的課文賞析來解讀呢？班上其他的同學能照你的方式讀，那是他們過得幸福無憂啊，你怎麼能說我讀錯了呢？媽媽不是只有一種樣子，老師，你的媽媽難道也是那樣笑的嗎？笑的毫無深度，無憂無慮。

真的像一隻袒腹的貓狗那樣，只因為幸福快樂而笑，而不是為了羞辱與懲罰而笑。我看見笑是會發抖的，如果她笑出聲音，更令人毛骨悚然，她可能接下來就會衝過來打我。

老師，課本在教的是文意理解嗎？還是在教我們，只要是媽媽，就絕對會帶給我們歡樂呢？

老師，你不要用那樣的眼神看我，我已經不會因為這點小事就受傷了。

老師，你在上這一首詩時，在課堂上問到一些同學生日時做了什麼？有沒有記得要感謝母親，幾乎沒有人回答說他們有感謝母親。像是班長，他們去吃了大餐，家人還送他一雙很貴的球鞋。就連班上成績最差的大熊，也是和同學一起去玩，一起吃火鍋。

我低著頭，在課本上畫畫，余光中的臉很長，我把他畫成一匹馬，全身都畫出來，超出框格。把電話話筒蓋在他的馬頭上，他這麼喜歡電話，喜歡媽媽的聲音，就讓他整個人既是馬，又是電話吧。

老師你提到余光中即使死後，也引起了許多爭論，是非功過，各有不同的說法。但你說，不同的時代會有不同的想法，余光中怎麼想，或許我們永遠無法理解。

那麼老師，我媽媽的做法，在未來的某個時代，也會有不同的評價嗎？未來會不會依然跟現在一樣，跟許多大人對我說的一樣——媽媽做的就都是對的，媽媽的所有行為都是無私付出？小孩不被允許判斷母親，天下父母心。

老師你記得我有寫在札記上嗎？去年我生日那天，我什麼都不做，我媽媽說，我們家沒有在慶生的。我們家不適合歡樂，我的生日也就是平凡的一天，即使是同學特別打電話祝賀我，超過十分鐘，她一樣會拿起分機偷聽。

她依然會在同學終於掛電話之後，冷冷地透過話筒跟我說：「你會不會太閒，書讀完了嗎？」

生日那天，我不想讀書。

老師你在札記上回覆我：「每天都要有一定的進度，對考生來說，每一天都非常重要。」媽媽看到一定很開心吧，你們大人都說一樣的話，

如果我不聽到一些真實世界的祝福，毫無心機的信任與交流，我會開始想很多很不好的事，老師，你聽見也千萬不要把我轉介給輔導室，我跟你說就好，要把我的事跟這麼多不同的人說，我覺得好累，輔導老師、輔導組長、輔導主任、校長是不是都會知道，你們都是大人，你們只會複製一樣的說法，媽媽會躲在你們的嘴巴裡，找機會探出頭來罵我，說我的不是。

老師，生日的時候，我為什麼不想讀書？我在那一天不會想到未來，不會想為未來努力耕耘，像胡適說的那樣，為了收穫而栽種。我只會一直想著，為什麼我要被她生出來，我活該被她生出來恨的。

天吶，老師，這樣的說法跟媽媽好像，我怎麼會變得跟她一樣，不愧是她親生的，連她平常常說出來罵我的話，都變成我腦海中對自己的說法。

我為什麼不生在別人家，我為什麼命這麼慘？

我為什麼有這樣的媽媽？我還要被她折磨多久？

我能不能不要被生出來，我或是她，能不能趕快消失在這個世界上？

余光中是這樣寫的「快樂的世界啊／當初我們見面／你迎我以微笑／而我答你以大哭」。老師，世界原本應該是快樂的嗎？媽媽對我微笑，而我大哭，就是錯誤相遇的開始嗎？從第一天開始，我就違反了她對我的期待，我總是無法達成她的標準，她希望我笑嗎？可是我只要開始呼吸，就會哭泣啊。這就是余光中說的「矛盾」嗎？老師？親人之間是不是就會有各種矛盾？哭與笑總是無法同步，情感永遠交錯或碰撞？

老師我就知道你一定會說這不是余光中的本意，但老師我要再繼續進一步解讀了，「悲哀的世界啊／最後我們分手／我送你以大哭／而你答我以無言／關天，閉地／矛盾的世界啊」。

直到與母親告別，都身處在悲哀的世界裡，我為悲哀的此生哭泣，而母親依然對我失望無言，她為我定義的天地從此關閉了，我不用再達到她要我超越的頂

天，也不用再被她的言語羞辱到地面，但我是不是也會因此失去了自我的定位，不再知道活著是為了什麼？這的確是個矛盾的世界，我如此厭惡她，卻又多麼需要她的否定來確認自己的價值。

老師，我覺得我解讀的很好，你別急著否定我，你仔細想想，教育是不是需要學生發揮創意，因為有我這樣的人生，才能迸發出如此不一樣的解讀，你應該要讚美我，我用我的生命來閱讀詩句，我比其他同學更進入這首詩。

老師你別笑我，我真的覺得我國文很好，我寫作也都拿五級分以上啊，老師你知道的，寫作要掏心掏肺，動真情，才能寫好，我的情感沒有多少宣洩的機會，也沒什麼人要傾聽，只有寫作文或寫札記，才有人會認真閱讀，老師，我知道那是你的工作，你可能也只是交差了事，但我沒有跟你說過，我真的很需要這樣的篇幅與管道。

我把很多事都裁減節錄地寫在札記裡，老師，我不是個喜歡抱怨家裡事的人，其他人應該也都是如此，我們這個年紀，不說自己的事，我們知道會被大人記錄、評價、貼標籤，或許再被轉介到輔導室去，像特別軟的皮球那樣踢。

如果不是今天，沒有遇到這首詩，我不會說的。

我其實也遮遮掩掩地寫給老師看過，老師，別罵我，我說了。我們這年紀就喜歡遮遮掩掩，瀏海、髮捲、無鏡片膠框眼鏡、口罩、降噪耳機、限時動態、小帳，能與外面的世界多一些距離的東西，我們絕對會善加利用。大人不也是嗎？你們不用遮掩，就能讓別人遠離，我就不懂你啊，老師，我也不懂我媽媽。你們只要一直指責我們，逼我們自我省察，就可以迴避我們的目光。

老師，你們也會做錯事嗎？誰負責指責你們呢？是不是長大就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人。

我寫過的，關於笑。在作文裡，我寫媽媽是個愛笑的女人，她的生活裡充滿歡樂，即使一切秩序顛倒，氣氛緊繃，她也能自得其樂。她總對我笑，笑得我無從防備，一起沈溺在她刻意營造的歡樂氣氛中。

老師，請容許我再一次為你重新解讀這首詩吧。

老師，我完全不記得你說的解析了，「矛盾的世界啊／不論初見或永別／我總是對妳以大哭／哭世界始於妳一笑／而幸福終於你閉目」

我在哭，她始終在笑，「幸福終於」到來的時候，是媽媽不帶著笑意看著我的時候。媽媽講電話的時候，也會斜眼瞥我，帶著笑意，像她剛才做的那樣。

我最在乎的，我寫在札記上好多次了，關於電話。媽媽最愛講電話了，她跟太多人通話，姐妹、外婆、同事、摯友，我已經分不清楚是誰。媽媽靠電話維持友情，聯繫親情，還可以透過電話投資、團購、規劃旅程。老師你總回答，你也很喜歡跟好朋友通電話。

我無法理解，我害怕電話。老師你知道嗎？我們這些活在通訊軟體、社交媒體的世代，居然會害怕電話。我來跟老師說明，因為電話一來，我們就必須立刻回應，不能已讀不回，不能停頓遲疑，不能掛線暫離。我們被鎖在電話彼端，不能切換視窗、多工處理，那麼原始，那麼殘暴，每一次呼吸都是暴露的線索。

我們想要在短時間得到更多訊息，電話只有一對一，耳朵和嘴巴，沒有觸控螢幕，沒有眼睛，太浪費了。看不到對方，沒有表情符號，只有聲音的細節，會過度解讀，還是會誤致偏差。這個時代適合節錄、快轉或縮時，有意識的精緻與篩選，修圖與濾鏡，直接畫重點，讓對方感知到我想要他們感知的。

媽媽的電話太久了，我偶爾會聽見，坐在書桌前面發呆的時候，她生氣的用詞，輕蔑的口氣，用鼻子發出的氣音，喉頭滾動的低沈起伏。她說的「他」是我嗎？我的事都被大家知道了嗎？

她總纏著電話線，拿著一支筆，再從茶几上拿一張日曆紙，在上面把她聊到的事、關鍵詞寫下來。那張紙漸漸被寫滿，就像是一個思緒與話題的儲存槽。之後會一直放在茶几上，被她用來墊飯菜，或是作為收拾骨頭和菜渣的廢紙。

我偶爾會看見我的名字在上面，沾著油漬，黏上乾硬的飯粒，深夜無人的時候，螞蟻和蟑螂爬過去。

老師你不要再誇獎我了，我知道我觀察細膩，感受細膩，表達也很細膩，但細膩有什麼用呢？像把自己撥成絲，只是讓人更加看不見而已。我仍是一個一無是處的人。

老師，我不能再說話了，媽媽會被我吵醒的。

媽媽把電話線纏得好緊，她的手一直揪著扭啊轉的，我怎麼轉都轉不開，我總不小心把話筒砸到地上，話筒砸在地上居然可以發出這麼響亮的聲音。

夜已經深了，我們都應該小聲一點，記得媽媽剛剛掛掉電話的時候，握住電話線，喉頭發出極為痛苦的呢呢的聲音。

老師，我是不是在自言自語呢？我真的有把電話撥出去嗎？這些想對你說的話，是寫在 LINE 的訊息裡，還是已經點下通話鍵呢？我現在只想一直對您說話，不管老師有沒有聽見。

我喜歡放學之後沒有人的教室，沒有人的走廊，沒有人的導師辦公室，我可以說很多話，對著空空的座位，想像老師你還在，想像同學還在，即使補習班打電話通知媽媽我還沒去，媽媽也找不到我，我的手機還沒有開機，老師，這是你規定的，在校內就不能開機。

「這裡是長途臺／究竟你要接哪一個國家？」是余光中寫的，他想要撥電話給他過世的母親，我想要撥給你。他不知道接通後要說些什麼，老師，我或許還沒接通，就說了這麼多話啊。

我唯一認同余光中的是——我想要我媽媽睡著，不能接通電話，不能對我說話。

老師，我看了一下，我媽媽真的睡著了，余光中寫的：「何況她已經睡了／不能接我的電話」，她不能再罵我了，這是我的安寧時刻，我不用再自己送上去被她罵，找不到她還得撥電話給她。我的幸福大多也來自於媽媽閉眼之後。她閉上眼睛之後，我不再從她眼神裡明確感覺到我的不堪，雖然她已經無所不在，我的身體裡已經長出她的眼睛。

媽媽睡了，但我今天依然覺得我很糟，她說的話我都記得，跟余光中所寫的一樣，我怎麼都忘不掉，她今天罵我的只是小事，我的碗太晚洗了，吃完飯就堆在廚房，她說她不想每天都說一樣的事，我怎麼這麼糟糕，別人家的小孩說一次就聽，我就偏偏怎麼說怎麼錯。

老師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一直犯一樣的錯，每個人都是這樣的嗎？逼著自己裝進生活的模子裡，不能稍稍開洞讓自己有絲毫洩漏，我好想從生活裡逃出去，不想去學校，不想回家，不想媽媽看見我生活裡的漏洞，不想聽見媽媽指著我大聲說話。明明就是我做錯啊，但是我還是很想發脾氣，我洗碗洗得充滿噪音，我故意在媽媽回房睡覺之後才洗，我控制力道，讓碗摔落，卻不破碎，我知道我很幼稚，也毫無必要，老師你其實不用唸我，我都知道，但我就是想這樣做，我已經算是聽話了，我再聽話下去，我就不再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了。

媽媽明明聽見了，卻一點反應也沒有。她會在某一天趁我不在的時候，在電話裡跟別人抱怨吧，我又不懂事了，我又叛逆期了，我真是一個麻煩，早知道不該養我。老師，我究竟是不是一個寵物，可以愛養不養？

老師，我不是在轉移焦點，我又說到電話了嗎？我知道最一開始是我做錯了，但我和媽媽的糾結已經不能夠像你說的「就事論事」了，你看余光中，他也把出生的哭泣，和後來「無窮無盡」的歡笑寫在一起啊！你就不覺得他很複雜嗎？只是我對媽媽是恨意的累積，再累積。痛苦原來是無窮無盡的。

老師，你可以想像我是一個褲頭上被反覆纏繞的死結，你低著頭，彎腰，也找不到紓解我情緒的手法，你只會頭暈目眩，筋骨痠痛，把自己也綁進這個結裡。

又是那首詩裡的句子「留給我手裡一截／算是電線呢還是／若斷若連的臍帶」，我只要活在世界上，就是她最失敗的作品。這樣虛擬的臍帶，要怎麼清除哪？我安靜地站在她的房門外，我的影子蓋住她的臉，像一塊長長的黑紗布，我想敲敲她的肚子，再看看我的肚子，找不找得到這樣一條臍帶。

老師，我總有一天必須要剖除這樣的連結，用我最大的力氣扯掉。我在那首詩裡唯一認同的是：「這世界從妳走後／變得已不能指認／唯一不變的只有／對妳永久的感恩」這世界已經完全變成媽媽要的模樣，連我自己也是，只有媽媽消失之後，我才會開始感謝她，感謝她讓世界恢復原貌，即使我已無法指認那樣迎面襲來的新世界，我也不知道我以後該從誰那裡確認自我的樣貌，但那必定會是一個更好的世界。

老師，我記得那首詩的題目是？你記得嗎？老師，我不知道我以後還能不能看見你，我不能用家裡的電話撥給你，因為電話線，或該說是臍帶，剛剛已經被我和媽媽合力扯斷了，媽媽永遠睡了，我還沒換掉學校的制服，我流了好多汗，我感覺我變得好髒。

最後我要告訴你，老師，我終於懂了，今天正是余光中說的那極度矛盾，喜悲同在的一天——母難日。